

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
「长篇小说」

人 大 代 表

许开祯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许开祯◎著

人太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大代表 / 许开祯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399-2679-7

I. 人…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8706 号

人大代表

著 者: 许开祯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文字编辑: 张建华 曹红凯

装帧设计: 武未未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90 千字

印 张: 22.5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679-7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 山雨欲来

望着周一桀的背影，强伟心想：这次又把疙瘩结下了，自己的这个关子是不是卖得太大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这个关子不仅卖得过大，而且卖得很玄，它让强伟跟周一桀的关系，骤然变紧张了。

030 第二章 <<< 老奎这“歹人”

乔国栋坚信，强伟今天是不会放过他的，单凭他跟老奎那点儿联络关系，强伟就能把他彻底树到对立面。乔国栋本来还心虚，周一桀这一开头，他立刻就不虚了，不怕了，今天这出戏，他决心豁出去，顺着周一桀的话音，来它个颠覆！

060 第三章 <<< 满地惊慌

秦西岳一愣，不明白张祥生此话的真实用意，一时不好表态。张祥生又问了一句，他才困惑地问：“眼下我被停职了，怎么能担任副组长呢？”张祥生轻轻一笑：“停职那是单位的事，不管它。你人大代表的资格谁敢停？这可是人民选你当的。”

096 第四章 <<< 分明是盘死棋

好啊，强伟，这个时候，你还有时间乱搞！怪不得小奎的案子表面上查得风风火火，实质性进展却一点也没有，原来真是你在里面作怪啊。他抓起电话，按号拨过去：“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要说说清楚！”

129 第五章 <<< 蠢蠢欲动

想着周一桀刚才的话，品味着那个“拴”字，麦瑞的脸不仅仅是红了，瞬间内变幻出多种色彩，后来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苍白，一种虚脱。她这才知道：要想摆脱一些不该有的关系，是多么难。

160 第六章 <<<< 河阳变局

高波脸上露出一丝惊讶，没想到齐默然会这样向他汇报，这跟省里反映上来的情况，相差太大了。他暗自感叹：这个人的脑子，真是好使啊。

194 第七章 <<<< 黑幕惊显

会议开得很热烈，发言更是积极。代表们先是对几个月前发生在这儿的爆炸案谈了自己的感受，然后围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畅所欲言。会议开得正活跃，门突然被推开了。大家的目光“唰”地集中到门口。站在门外的这个人，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是乔国栋！

233 第八章 <<<< 车祸背后

许艳容又说：“强书记，你怕是想不到吧？就在我查这些的时候，周一聚市长也在暗中派人调查，她掌握的证据，怕是不比我少。”

“她……她为什么也要查？”强伟又闹不明白了。

“周市长听信了谣言，她误以为，贾一非的死跟你有关。”

260 第九章 <<<< 风云突起

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了。如果这几笔巨款真是齐默然跟河化原老总付国仁串通起来，利用儿子和儿媳转移出去的，那么齐默然的双腿，早就在这起惊天大案中陷得很深很深了！

强伟不敢再想下去。

292 第十章 <<<< 激烈交锋

余书红不能眼睁睁望着齐默然的阴谋得逞，对这个男人，她了解得比谁都多，也比谁都透，她之所以长时间下不了决心，站出来揭发他，还是内心里存有太多的恐惧。她毕竟力量有限，如果扳不倒他，反遭报复，彤彤怎么办？

320 第十一章 <<<< 重拳出击

就在河阳方面的人热情地邀请欧阳和鲍尔一行上车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停车场另一侧，突然走过来几位身份神秘的人，跟河阳方面的代表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出其不意地奔向一辆面包车。几秒钟后，欧阳默黔和麦瑞被带到另一辆车上，鲍尔几个则被请上一辆挂着安全部门车牌的小车。

351 尾 声

1

由香港飞往银州的波音 747 飞机晚点一小时零三分抵达银州国际机场，机上的秦思思跟欧阳默默终于舒展了眉头，相视一笑，松开了紧紧握在一起的手。这班飞机真是吓坏了他们，在中途转道首都北京时，飞机突然遭遇了强气流，落了几次都没落下来。巨大的颠簸中，对飞机怀有强烈恐惧感的秦思思第一个失声尖叫，她的叫声吓坏了欧阳默默，也让处于惊慌中的乘客们顿时意识到了死亡的危险。的确，那一刻，怕是全机舱的人，都想到了死亡这个词。情急中，欧阳默默用力捂住秦思思的嘴，并将她紧紧揽在怀里，一边不停地安慰：“别怕，思思，不会有事的，遇到了点气流，很快就会好的。”一边拿目光示意空姐，让她想办法请前面那个女人安静下来，因为那个女人的尖叫比思思的更可怕，它让思思刚刚停下来的尖叫声重又响亮起来，两个人简直成了二重唱！任凭他怎么安慰，思思就是不肯安定下来。

虚惊过后，思思虚脱了一般，伏在他怀里一动不动。欧阳默默搂着妻子的手有些颤动，他已很久没有这样搂过思思了，有那么一刻，他仿佛觉得又回到了热恋时期，一股温情禁不住在双掌间流动，慢慢地氤氲着他们。这真是一种久违了

的感觉，很美好，却也很陌生。欧阳默黔心里暗暗颤了一下。

这次回国，欧阳默黔一开始是不打算带秦思思回来的，他想直接从洛杉矶飞往北京，然后转机到省城银州，跟河阳方面的人谈完事儿就回去。不想，思思坚决要来，她说已两年零四个月又六天没见到父母了，再不让她见父母，她就跳海！跳海当然是玩笑话，思思只要一生气，就拿跳海来吓唬他，欧阳默黔也习惯这个词了，笑着说：“宝贝，你还是别跳海吧，真跳了，我回去咋跟老爷子交代，他还不把我丢黄河里喂鱼？”“知道就好。”思思很骄傲地在电话那头嗔了一声，然后道：“你先飞香港来，我正好有十天假期，是系主任特批的，我要把十天全用在父母身上。”没办法，欧阳默黔只能夫从妇命，打电话通知香港公司，将他在国内的行程稍稍调整了一下。可是在心里，他真不想带她一块过来。他怕有些事让思思知道，会惹出麻烦来。

有惊无险的旅途终于结束。一走下飞机，思思就叫：“我回来了，银州，我的故乡！”欧阳默黔忙用胳膊肘捣捣她，提醒她别老是失态，惹得人家总拿怪眼望他们。思思小嘴一撇：“怕啥，这是我的家乡，我想咋就咋！”欧阳默黔苦笑了一下：“走吧，大美人，老爷子怕是早就等急了。”

出了候机大厅，两人东张西望好一会儿，居然没瞅见老爷子。奇怪，说好的老爷子要亲自接机，怎么没来？正纳闷呢，河阳市女市长周一粲在省西部开发办公室主任和瑞特公司中国西北区代表麦瑞小姐一行的陪同下，笑吟吟走过来：“你们好，欧阳先生，秦小姐，一路辛苦了。”

欧阳默黔望了一眼周一粲，感觉她比上次见面更漂亮更见风韵了。

“我爸呢，我老爸呢？”没等欧阳默黔跟周一粲说上一句话，秦思思的叫声又响了，她踮起脚，目光跃过周一粲头顶，情急地朝四处张望。

“不好意思，秦小姐，你爸临时有点事，没能来机场，他在河阳等你。”周一粲微笑道。

“什么，河阳，要我到河阳做什么？”秦思思一边说话，一边不甘心地张望着。这一刻，她见到父亲的愿望是那么强烈，那么的迫不及待。她朝四下寻找了半天，可惜，还是没能看见父亲秦西岳的影子。

欧阳默黔拽拽她衣角，小声道：“走吧思思，别让人家笑话。”

“我找我老爸，关别人什么事？”秦思思突然就发了火，弄得边上迎接他们的三个人很是尴尬。周一粲以前虽听说秦大专家的千金脾气怪异，个性极端，但没想到，她会如此不顾礼仪。碍于欧阳默黔的特殊身份，只能陪着笑脸说：“秦小姐

思父心切，我能理解，不过还得辛苦你，再坐四个小时的车，就能看见你父亲了。”

“天呀，还得四个小时，我要崩溃了！”

崩溃归崩溃，秦思思最终还是听从了欧阳的劝说，跟着周一黎她们往外走。就要上车时，她又变卦了：“不行，我得先去看我妈，马上送我回家。”

欧阳默黔终于阴下了脸：“思思，这不是旅游，这是来谈公事，应该尊重人家的安排。”

“要尊重你去尊重，我才不要管呢，我要回家。”秦思思的任性劲儿又上来了，因为没见到父亲，她的心情一下变得很坏。这是一个被父亲宠坏了的孩子，虽是嫁了人，但她的小姐脾气一点也没变。

思思的爸妈住在省城银州，黄河北边，那是她外祖母留下的房子。老爸去了河阳，家里就只有母亲跟保姆，她不能路过省城而不进家门，况且她母亲还有病在身。

欧阳默黔难住了，他是一个礼节高于习惯的人，特别是加盟瑞特公司，成为高管层的一员后，更是将商务礼仪看得比啥都重。况且，这次跟河阳方面的合作，事关重大，他不能在小事上闹出什么不痛快。既然河阳方面已作了安排，他就得服从。这次又是他代表瑞特公司第一次跟国内的政府部门谈判，细节问题就更该注意。

“要不这么着吧，我陪秦小姐回家，你们先走，要不然强书记他们该着急了。”一直沉默不语的麦瑞小姐说话了。麦瑞很年轻，跟思思差不了几岁，长相不俗，甚至比思思还要耐看，加上天生有股子妖冶劲儿，让人猛一看，还以为是哪儿来的公关小姐。欧阳默黔见麦瑞望思思的眼神有点特别，心里暗暗一惊，不过他没把这些露在脸上。思考了几秒钟，欧阳默黔正要点头，秦思思一把揽住他手臂：“不行，老公，我要你陪我一道去。”

麦瑞眼神一暗，佯装整理头发，将目光避开了。

“思思，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这是工作，不是在家里。”欧阳默黔不高兴了。

“哼，工作，老是拿工作来压我，好像我没工作似的。”说完，她钻进了麦瑞的车子，理也不理欧阳。欧阳沉吟片刻，对周一黎说：“周市长，我们走吧，不管她了。”

周一黎似乎有些犹豫，但一想河阳那边几十号人正等着哩，就故作轻松地打趣说：“实在对不起，刚下飞机就把你们夫妻分开了。”

欧阳淡淡地“哦”了一声，心想内地的官员真是不一样，说话做事滴水不漏，

而且善于举重若轻，一句平常的话里往往有着很深的含义，让人反复思量。比如这会儿，明明已经替你拿定了主意、作出了安排，却偏偏要摆出一副轻描淡写、无所用心的样子。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奥迪车，想说什么，却无言以对，只得苦笑着摇了摇头。

车子开动时，周一粲将电话打到河阳，跟接待办的曾主任说：“客人已出发，告诉强书记，一切都好。”

电话那头的曾主任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却又吞吞吐吐的，不讲。周一粲也不好老是抱着电话，又说了一句我们上路了，便挂了机。

银州的景色扑面而来，透过车窗，欧阳默黔看到高速路两旁哗哗掠过的钻天杨，还有油绿的庄稼，以及远处隐隐约约显出的楼群。记得他第一次来银州，这条高速路还没有，省城通往机场的公路是从一座叫做天岷山的山脉中穿过的，道路崎岖不平，四周一片荒凉，看不见一点绿色。当时他还纳闷，这么枯黄的地方，咋就能生出思思那样的美人？后来他才知道，黄河水养人。银州是全国第二个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城虽小，但依山而立，偎河而居，倒也多了几份江南的水色。银州的女孩子，喝着黄河水长大，真的还都是些美人坯子。一晃十年过去了，想不到当年寸草不生的天岷山，竟也被绿色覆盖了。娇艳的阳光下，欧阳默黔看见山腰里喷出的簇簇水柱，这才明白，这是人工绿化林，那些弯弯曲曲爬到山顶的白生生的水管，可能就是麦瑞小姐跟他说过过的引水上山工程。看来，银州为了招商引资，美化环境，真是费了不少力啊。

车子拐过高架桥，正要驶上通往河阳的高速路时，欧阳默黔猛地看见，麦瑞那辆奥迪跟了上来。一开始他还不es确定，怀疑看错了车，等接到麦瑞电话时，他才确信，思思又变了。麦瑞说，思思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去看老爸，她们只好掉头又跟了上来。

欧阳叹了一口气，无言地合上了电话。

车内的周一粲也显得心事重重。周一粲这次代表河阳市委、市政府前来迎接欧阳默黔，是为了招商引资的事。河阳地处西北偏远地区，这些年工业企业很不景气，龙头骨干企业河化集团一蹶不振，处于瘫痪状态已长达三年之久，别的小企业也是半死不活，国有企业的改革遭遇瓶颈，始终无法突破。民营经济发展又受资源、技术、科技含量等影响，一时无法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脉。河阳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一市之长，她身上的担子格外重，压力也越来越大。好在这个时候，世界著名的瑞特公司向河阳抛出了绣球，瑞特公司跟河阳的

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能将这只金凤凰引来，在河阳筑巢建窝，那对河阳经济，将是一次质的推动。

但，能不能跟瑞特公司签下合约，引来十个亿的投资，周一黎心里还没底。尽管前两次接触，双方谈得都很愉快，瑞特方面也表现出强烈的愿望，但这是一项大投资，牵扯的细节很多，事情没有最终敲定前，周一黎不敢有丝毫的乐观和大意。

见周一黎不说话，欧阳默黔打开手提电脑，想给公司总部发个“伊妹儿”。相比妻子秦思思，年轻的欧阳默黔更像是个工作狂，走到哪儿，工作带到哪儿。周一黎曾经跟欧阳开过一句玩笑：“要是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能像你这样敬业，我们的工作效率，将会大大提高。”那是她第一次跟欧阳接触，也是在车上，她被欧阳身上表现出来的某种精神感染了，半是认真半是感叹地说了这么一句。当时欧阳默黔笑着抬起头，也是用玩笑的口吻回答道：“你说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端的是铁饭碗，旱涝保收。这在全世界，怕也是最优越的，我哪敢跟他们比。”周一黎当时听了，就觉什么地方被欧阳刺了一下。后来她也尝试着在政府部门搞过一些效率改革，可这很难。利益一旦被某种制度锁定为终生享有，再要想激发人的主动性或是奉献精神，就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

信箱刚一打开，就有一封信跳了进来。欧阳一看，脸红了，心也怦怦直跳。信上只有短短两行字：想你，疯狂地想你。然后是两颗合在一起跳个不停的红心。欧阳赶忙关闭信箱，红着脸平静了一会儿被突然搅乱的心绪，正欲二次操作，忽然发现，市长周一黎正拿一种怪异的目光偷偷望他。其实周一黎已经盯他多时，只是他没注意罢了。周一黎尽管外表柔丽，目光却有几分尖辣，这目光让他非常不自在，也让他忽然的对她生出一丝提防之心。

车子是下午四点到达河阳宾馆的，比原计划晚了将近两个小时。周一黎他们走下车时，奉命前来参加欢迎仪式的市区领导早已等得坐不住了，三三两两的走出宾馆贵宾楼，在楼下花园边聊天。看见市长驾到，慌慌张张就往楼上跑。这个场景刺痛了周一黎的眼睛，下意识地，就又朝欧阳望了望，年轻帅气一身阳光的欧阳似乎没在意这些，似乎全然不知道这一大群人，正是为他而来，就是来等他的。他急着跟另一辆车上下来的思思打招呼。

思思一下车，立马笑吟吟走过来，轻声道：“老公，没怪我吧？”她的样子不仅乖巧而且可爱，欧阳默黔真是哭笑不得。思思就这性格，喜怒无常，变幻莫测，三十好几的女人整天跟小女孩儿一样。简单说了两句，欧阳默黔的目光投向麦瑞

小姐。今天的麦瑞格外抢眼，一袭紫罗兰套裙衬托得她身材越发修长，黑亮的头发垂在肩上，掩得她半边脸有点迷离。欧阳默黔望了她一眼，就被她身上那股朦朦胧胧的气息熏染了，他的心微微一动，刚想说句啥，就见麦瑞的目光挑衅似的望过来，半怒半怨地盯住她。那目光既熟悉又陌生，此刻，却别具意味。欧阳默黔忽地想起那封信，想起那两颗重叠在一起怦怦跳动的心，慌忙避开麦瑞的目光，朝远处的人群张望。麦瑞走过来，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模仿着思思：“老公，没怪我吧？”

欧阳默黔惊了几惊，生怕这时候出现不可控制的一幕。还好，麦瑞学完这句，立刻又变得正经起来，她说：“没看见强伟，估计议程变了。”欧阳默黔松了一口气，冲她淡淡一笑：“客随主便，听他们安排好了。”麦瑞丢下他，往周一粲那边去，当与他擦身而过时，又冷冷地挤出一句：“你真不该带她来！”

欧阳默黔心里“砰”地炸了一声。

几分钟后，周一粲引领着欧阳他们往楼上走。她的目光焦急地四下寻找接待办的曾主任。刚才一看见人们在院里乱走动，她就突地有了不好的预感，这阵不见曾主任，这感觉就更为强烈。可千万别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什么岔子啊！正乱想着，就见政府这边的秘书长慌慌张张走来，见面就说：“不好了，周市长，沙县那边出事了，强书记跟秦代表，暂时都回不来了。”

什么？！周一粲心里一惊，差点叫出声来。

事情是上午十点多钟发生的，当时周一粲正在省城银州，不知道这边出了事。强伟也许是怕她担心，也许是出于别的考虑，总之，没跟她说实话，而且通知接待办和秘书处：这边的情况暂时不要告诉周市长，让她按计划去机场接人。

强伟想得太简单了，原想只要自己到了现场，围攻秦西岳的村民就会散开，风波就会平息。没想，他不来还好，他一出现，矛盾立刻被激化了，村民们非但不放秦西岳走，还里三层外三层，将他也给围住了。后来不知是谁出了馊主意，沙县方面又派来一干子警察，结果一下子将局面弄得更僵。带头闹事的土豆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架势，豁出命般扑到强伟跟前，嘴里声嘶力竭地喊着：“你抓啊，有本事你把我们全抓走，我还不信天下没我们的活路了！”强伟正要耐上心跟土豆做工作，一直拄着拐杖沉默不语的憨爷忽然开了口：“土豆，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心里哪有道理？让女人娃娃把车围住，有本事他今天给咱红沙窝碾出一条血路！”憨爷一发话，村民们立时胆子壮了，就有地瓜媳妇和秧秧子她们合上劲儿，

“哗”地涌到强伟的车前，将车轱辘给抱住了。

刚刚开来的警车这边，情况更糟，几个警察一开始还吆五喝六，想动警棍，没想，让两个壮汉拦腰一抱，吃得腰肥体圆的警察便一点儿都动弹不得了。就有不安分者快步跑到警车前，几下就将尖叫着的报警器还有警灯给撤了。这阵儿，汉子们一边跟警察斗劲儿，故意拿脏话粗话辱骂他们，想激怒他们；一边又示意几个半大孩子拿石头砸警车。瞬间工夫，那辆用了不到半年的警车便被孩子们砸得开了天窗，不忍目睹了。

强伟强忍着心头的怒气，耐心说：“大家听我说，今天秦代表有重要外事活动，大家先放他走，有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找我强伟。”

“找你顶个屁用！”憨爷硬硬骂过来一句，拐杖一捣又说：“你除了贪，还有啥本事？找你，找你我们红沙窝几千口子人就得喝西北风了。”强伟知道今天不能跟憨爷过招，这老汉比沙漠里的骆驼还犷，他要是一根筋跟你干到底，今儿这秦代表，说啥也带不走了。

沙漠所高级研究员、全国治沙专家、省人大代表秦西岳是在往河阳去的路上被村民们截住的。从实验点出沙漠，必须经过红沙窝，村民们算好了时间，等秦西岳的车子刚驶过来，“呼啦”一下，就从公路两侧的沙丛中窜出，将路给堵死了。村民们堵秦西岳，还是为了井的事，春种时县乡两级联手关了红沙窝十一眼井，封了将近一百亩地，这事儿打春上闹到现在，一直没解决。村民们终于打听到，关井压田的主意是秦西岳出的，是他以代表身份，写了个什么案案，提交到了省人大的会上，结果代表们一举拳头，红沙窝十一眼井就让县上给填掉了。十一眼井哪，白花花的一百万块钱，“哗”一下，就给填掉了。那些票票，可都是红沙窝人一分一分攒下的，一半还是信用社贷的。井一填，信用社的人知道这钱不好往回收了，便天天阎王爷索命一样，上门索债，害得红沙窝人有地不能种，有井没水浇，加上自打进了五月，老天爷就没再掉过一个泪蛋子，远处近处，晒得着火，旱得裂皮，沙漠里成天冒着股子青烟，这日子，还咋个过？

既然你不让我活，我也就不活了，拿出个劲儿，跟你闹。闹不过县上市上，还闹不过一个秦代表？“我们把秦代表扣下，看他上头急不急！”憨爷一个馊主意，土豆这愣头青，就真的带人来劫持秦西岳了。

强伟跟土豆几个讲道理的空儿，秦西岳默默地坐在一棵沙枣树下抽烟。他的脸色阴沉、抑郁，甚至还带了一层少有的愤怒。他身边围坐着的，是一堆花花绿绿的小媳妇儿，她们像一堵花墙，严严实实将秦西岳给包裹了起来，也不骂，也

不埋汰，反倒是很热情地问这问那。这个问秦老你热不，那个问秦老你渴不，有两个还特意从家里提了暖水瓶，拿了新水杯，要给秦大代表泡茶。秦西岳一句话不讲，从被“劫持”的那一刻，他就选择了沉默。沙县县长带着一大堆人来时，他没理，扮着一张冷脸，弄得县长极没面子。直到强伟出现，秦西岳的脸上才有了笑容，不过，还没等他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场面已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这么一弄，秦西岳对强伟，可就更有看法了。早让你解决问题，你偏不解决，非要等老百姓闹起来，你才低三下四地做工作。这个时候做工作，顶什么用？还有，他对强伟说的那些话，也是一肚子意见。现在你面对的不是部下，不是县乡的头头脑脑，是愤怒中的村民，是发誓要跟政府讨公道的老百姓。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市委书记，有问题找你，这不成心把老百姓心中的火往天上挑么？

既然你是市委书记，能解决问题，那你早干什么去了？难道这一大堆问题，你都不知道？

关井压田的确是秦西岳提出来的。去年一年，他就做了一件事：受省人大委托，带队深入沙漠腹地，调查了解地下水开采情况。结果发现，沙县地下水开采量已远远超过省上专业部门的预估，特别是沙漠腹地，年开采量已占到全流域的二分之一以上。秦西岳这才向省人大提交了专项报告，建议对沙县采取关井压田措施，一方面减缓流域地下水的开采，一方面均衡全流域的用水量。建议是顺利通过了，省人大、省政府也形成了相关文件。但在执行当中，却遇到很大阻力。村民的抵触自不消说，市县两级在推行关井压田这一举措时，也是各自为政，打了不少埋伏。特别是在对村民的补偿中，市县两级的做法更是让人恼火。秦西岳这次下来，还是受省人大之命，专门调查补偿问题，谁知省人大和省政府红头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的补偿，在这儿竟成了一句空话！加上以前在移民时拖欠的安置款和补偿金，市县两级开给农民的空头支票，终于让沙乡农民忍无可忍。

矛盾因此而激发。还没等秦西岳将详细情况掌握到手，红沙窝村的村民便采取了这样的过激行动。

中央三令五申，省上一再强调，可是在强伟这里，他们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农民打白条！

秦西岳想着，恨着，突然愤愤地冲专程来接他的小司机说：“拿包烟，我要抽烟！”秦西岳原本不抽烟，也不饮酒，大多数人有的嗜好，他没有。今天他是真想抽，狠狠地抽它一支！小司机应声跑了过来。他的车已被村民们抬到了一个沙坑里，边上有三个老太太看着。

秦西岳一边抽烟，一边发急，思思到了机场，看不到他，心里该是多么着急？谁知刚抽了没几口，就猛地咳嗽起来。几个小媳妇慌了，跑过来想给他捶背。秦西岳伸手摆了摆，自己费了半天劲，终于接上那口气。

强伟还在不停地跟村民们解释着。秦西岳心里，却在想着该怎样向省人大建言，怎样对沙县还有河阳存在的拖欠农民补偿款一事作进一步的调查……

2

河阳宾馆内，周一粲急得口干舌燥，险些乱了方寸。人是接来了，没想到强伟他们却让村民困在了红沙窝。

对这次谈判，周一粲看得很重。她到河阳两年了，作为全省为数不多的女市长，她在市长这个位子上，是怀有远人抱负的。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她一直渴望着能拥有一个平台，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还有本领。可惜过去在省直机关，她的生活太过平静，也太过单调，总觉得心里有劲使不出来。现在担任了一市之长，她当然不能容忍自己再平庸下去了，她渴望全身心地投入，也渴望激情四射地干出一番大事业。

只可惜河阳环境太差，弄得她两年里几乎一事无成！

都怪她当初把河阳看得太好了，错误地作出了判断。河阳是一座古城，是全省人口最多、地盘最大的一个市，辖两区四县，将近五百万人口。这在目前的地级市中，全国也能排得上名。而且河阳地处交通要塞，是丝绸之路的门户。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得河阳平添了不少魅力，加上农业城市特有的稳定和商品粮基地的独特地位，使得河阳一直成为锻炼和造就干部的一个基地。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届班子，每届都少不了河阳这边上来的。目前省上四大班子中，有五位就曾在河阳干过。周一粲正是基于这些分析，才毅然选择了河阳。谁知真到了河阳才发现，这座古城的魅力早已殆尽，所有的辉煌都成了过去，现实处境是，河阳的工业企业瘫痪了，龙头骨干企业河化集团正面临破产。农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特别是受胡杨河流域水位下降、流域枯竭的影响，干旱缺水危机越来越严重，水荒已威胁到沙县、五佛等三县将近二百万人口的生存。这且罢了，反正眼下西北各省情况都差不多，不比人家南方，经济早已上了快车道，钱多得没处花。西北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尽管大家都在谈发展，谈飞跃，其实各自的处境

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为官一任，能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保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算是很争气了；至于发展，就等着国家搞倾斜，搞扶持，但这些，似乎都还离河阳太远。

这些困境她还能忍受，真正让周一粲闹心的，是河阳的政治环境。来之前她就风闻强伟跟副书记乔国栋之间的不和谐，但省上说马上要调整，周一粲也不敢在这事上多谈什么建议，毕竟，她是才打算上轿的新媳妇，还不能过早地谈论婆家的长短。到了河阳，省上倒是没食言，让河阳的一棵大树——人大主任宋老爷子退到了二线，又把乔国栋挪到了人大，算是将班子结构调整得更合理了。周一粲正暗自庆幸，省上为她搭了一个好台，强伟跟乔国栋虽有摩擦，但现在一个到了人大，一个在市委，原来那些矛盾自然就弱了，她呢，又是新鲜血液，应该能为他们充当润滑剂。谁知两年过去了，情势远不是她想的那么回事儿，河阳复杂着呢，比她想的，复杂百倍。一个女人夹在两个男人中间，河阳这出戏，难唱啊。

一想这个，周一粲的心就有些暗，就有些急，如果再打不开局面，她很可能就要荒在河阳，困在河阳，甚至比强伟遭遇的困境还要令人沮丧。

在这种情况下，瑞特公司来西北投资，是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是老天在一片黑暗中赐给她的一道光明。瑞特公司是国际生物制品领域中的佼佼者，也是率先打入中国市场的生物制品业巨头，近年来又在电子信息行业有所拓展。它最早在中国上海、广州等前沿都市进行投资，获得成功经验后，又在深圳、珠海等地进行扩展。眼下它的市场已辐射到大半个中国，唯一的空白，怕就是大西北了。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刚一作出，瑞特公司便闻风而动，将触角伸到了无人问津的大西北。一开始，他们将投资目标确定在了邻省，谁知谈了将近一年，双方并未达成协议。听到消息后，河阳这边便全力以赴，经过省市一番努力，瑞特公司终于决定将目标转移到河阳。初步接洽下来，周一粲心中便燃起了一团火，尽管她还不太清楚瑞特公司到西北投资的战略动机，但一下能引来好几个亿的投资，对她这个落后地区的市长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诱惑。

如今做市长，什么工作最难抓？经济！什么工作才算是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是经济！放眼全省全国，哪儿不是把招商引资当成重头戏来唱？能让瑞特这样的跨国企业落户河阳，单就政治意义来说，就已非同寻常，加上那诱人的投资，国际领先的尖端技术，全新的经营理念，还有超一流的管理等等，对河阳这样传统的农业大市来说，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挑战，它将给河阳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

福音。想着想着，周一黎就陶醉了，仿佛，她脑中勾画的那张蓝图，已经实现……

可气的是，如此紧要关头，红沙窝村的村民竟将秦西岳跟强伟堵在了沙窝里！

两个关键人物不能到场，周一黎不得不取消原定的欢迎大会，将等了半天的部局头脑们打发回去，让他们回单位听命，自己亲自张罗着让欧阳夫妇住好，并特意叮嘱让他们先洗个澡，休息休息，其他议程都被推到了后边。然后，她溜进宾馆小二楼自己占用的那套客房，全神贯注地为将要开始的谈判作准备。

欧阳这次来，是全权代表瑞特公司董事局，就双方一期合作项目进行实质性谈判，谈判内容包括项目征地、劳动力保障、互惠互利政策以及环保措施等十二个大项三十八个小项。谈判提纲事先经过双方工作组的敲定，都已发到了各位代表手中。当然，从欧阳这次来的架势看，他并没有带谈判代表，要说有，也只有麦瑞小姐一人，而麦瑞小姐本身就是对方工作组的组长，前期工作几乎都是她和她的几个助手做的。河阳这边就不同了，为了表示郑重起见，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团，从七个部门抽调了二十一位同志，这还不算，由于河阳方面缺乏跟国际企业谈判与合作的经验，很多事儿都不知怎么开展，省政府还专门抽调了六名专家，帮河阳制定预案，并负责全程的顾问与答疑。

周一黎拿出的第一份材料，就是在省城时一位专家递给她的备忘录，是关于环保方面的。如今投资办厂，环保是第一要素，由于河阳地处胡杨河流域，环保问题更显重要。周一黎正看得专注，接待办的曾主任悄无声息溜进来，低声说：“周市长，秦小姐发脾气呢，吵着要见她父亲。要不要把实情告诉她？”

周一黎抬起头，眼神里流露出对曾主任的不满。作为接待办主任，这次接待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曾主任今天的表现令她极为不快，但她努力克制着，没把情绪宣泄出来。

“暂时先不要告诉她，就说秦专家在下面有事，忙完就赶回来。”周一黎对秦思思，也是憋了一肚子不满。欧阳默默要带夫人一道来，这是原定计划中没有的。来倒也罢了，没想到秦西岳的女儿是这样一副坏脾气。机不可失，令她非常不爽，按说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市长亲自去接机，这规格应该不算低了，秦思思却不但不说一句客套话，反而给她连出几道难题，弄得她很为尴尬。

“麦瑞小姐呢，她啥态度？”见曾主任赤白着脸，站在那儿不走，周一黎又问。

“麦瑞小姐好像知道强书记来不了，她跟我说，要不要把时间改一下，首谈会放在明天？”

“行，就按麦瑞小姐的意思办。不过，你告诉麦瑞小姐，强书记来不了，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谈判，要她不要有什么顾虑。”

“知道了。”曾主任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出去了。这是个谨小慎微的男人，让他当接待办主任，周一粲看中的是他事必躬亲、凡事不汇报不予进行的较真劲儿。这样的人办起事来，认真是认真，不过关键时候，又显得笨手笨脚，不会随机应变。

曾主任出去没多久，话可能还没送到麦瑞小姐那里，强伟突然从沙漠里打来电话，说不用等他跟老秦了，欢迎会照常开，工作得抓紧。周一粲说：“这怕不行吧，你不来，这会怎么开？再说，开欢迎会的人我都已经打发走了。”

“打发走做什么？不就是个欢迎会嘛，缺了谁也能开。”强伟的话有点冲，大约是那边的矛盾还没化解掉，他仍处在气头上。一听这口气，周一粲就知道那边的事情一定很棘手，刚想多问几句，了解一下情况，强伟又说：“你跟人大和政协通个气，让他们出面，把欢迎会开了，再给人家接个风，谈判的事，晚上我回来再议。”

强伟这样说，等于是告诉周一粲，这会必须开。周一粲心想，开就开吧，反正只是个欢迎会，属于礼节性的会议，并不牵扯到实质内容，便抓起电话打给曾主任，让他先回来，别跟麦瑞小姐说了。曾主任不明所以，在电话里小声说：“话我已跟麦瑞小姐说了，麦瑞小姐正准备跟欧阳先生汇报哩，怎么办？”

“怎么办，还用我教你吗？告诉她，会马上就开！”

曾主任吭哧了片刻，有点难受地应了一声，急着去跟麦瑞通知了。周一粲这才将电话打给人大主任乔国栋，没想到她刚说了一句，乔国栋那边就发起了脾气：“这个时候通知我开会，前面做什么去了？”周一粲怔住了，没想到乔国栋会发这样的火。转念一想，一定是乔国栋的老毛病又犯了，怪她跟强伟没把他当回事，事到临头了，这才想起要拉他这位人大主任的差。乔国栋是有名的牢骚桶子，老是觉得市委和政府把事情都做完了。周一粲对此虽有想法，但乔国栋是老领导，又是老河阳，周一粲还真不能对他有所不敬。有时候敬人也是一门艺术，这是两年来周一粲在河阳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悟到的。

乔国栋还在电话那边发着脾气，周一粲心里却有点撑不住了，在这节骨眼儿上，她没时间听谁牢骚满腹，冲她说个没完，况且乔国栋也没理由冲她发这种火。这是在干事，不是在抢功。就算要抢功，也轮不到你乔国栋来抢！她镇定了一下，稍稍加重了点语气，说：“乔主任，你到底来不来？”